

打黑
聚焦

昨天，原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在铁岭中院受审，近10个小时的庭审，牵涉22个大项40余个小额，涉及鲁能等众多足球俱乐部，涉案金额125.49万元。夜幕降临，杨一民佝偻着身体离开庭审现场时，已经步履蹒跚。

1 鲁能 20 天送 20 万元

2003年，山东鲁能因外援尼古拉斯的转会不符合规定，遭足协处罚，曾和杨一民有过不愉快。2004年，为了和足协重修于好，鲁能俱乐部在近20天里，通过山东省足管中心的一位官员，分两次给杨一民“送礼”，共计20万元，希望在2005年的中超联赛中能得到杨一民的“关照”。这也是检察院指控杨一民收受的单笔最高贿赂金。

2 一张加油卡 5000 元

杨一民收受的礼物很杂，除了钱款，还有购物卡、加油卡，甚至还包括鱼缸、手表、烟、保健品、纪念品等。因为特殊的身份，各家俱乐部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，给杨一民送礼。在杨一民的涉案金额中，就有建业俱乐部高层的一份。“当时，他们在春节期间给杨一民拜年，送了1张5000元的加油卡，1张5000元购物卡，合计1万元。杨一民爱人突发哮喘住院时，建业高层去看望，在医院内塞给杨一民岳母1万元。”



杨一民昨天在法庭上痛哭流涕

本版图片 刁



当年大权在握的杨一民(左)和谢亚龙(右)，为前国足领队蔚少辉(中)送行

3 关照电话值 1 万美元

按照中国足协规定，赛季前对队员实行12分钟跑及YOYO体能测试。江苏舜天俱乐部曾找过杨一民，希望得到“关照”。体能

测试后的几个月，杨一民到江苏赛区做裁判监督时，舜天高层送给他1万美元。还有一次，杨一民母亲去世，他从云南海埂基地回家奔丧时，曾给江苏舜天高层打电话，希望对方能提供一辆车，方便回家。舜天高层在去机场路上，送给杨一民5000元表心意。

4 徒弟贾秀全 送过 7 万元

1992年，杨一民和贾秀全结识。当时，杨一民是教练，贾秀全是队员，双方有了师徒这层关系。此后，二人越走越近。在杨一民的起诉书中提到，贾秀全曾分两次，

送给杨一民7万元。杨一民辩护律师王树静详解，杨一民父亲去世一段时间后，时任陕西国力队主教练的贾秀全才得知此事，就送了杨一民3万元。后来，杨一民搬家，贾秀全又送给他4万元，让杨一民买些家具。

记者 钟喆(本报铁岭今日电)

【绿茵夜谈】

解剖足球麻雀 警示行业大鳄

足球是一只麻雀，一只中国社会的麻雀。解剖好这只麻雀，分析好这只麻雀的病理，对整个体育系统，对整个行业系统，对整个中国社会，都将有积极的作用。记者在丹东采访时，当地友人问，和别的大案要案比起来，足球假赌黑案看起来金额不是很大，涉案人员级别不是很高，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，这么多媒体“围观”法院？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集体坠落，从上至下，肆无忌惮。关于这个系统的坠落原因，媒体、专家已经做了很多分析，体制、监督、道德等等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小小的一个足球，汇集了一个完整

行业的全部要素。这只麻雀虽小，却五毒俱全，而把它分解开来，某个环节的毛病却有些眼熟。足球的“唯出线论”，同经济领域曾经有过的唯GDP论、教育领域依然存在的唯升学率论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。而南勇们亦官亦商的身份，不仅在足球之外并不少见，与“红顶商人”似乎也有相通之处。足球犯的毛病，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其他行业找到相似之处。进而言之，那足球整体上的困局呢？足球是中国媒体相对最关注的行业之一，在众多媒体的强势“围观”下，它依然彻底崩溃，这又是因为什么？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，足球产业这一块，可以带来不小的利

润，但比起大部分产业来说，足球只是一个江湖地位并不高的“小弟弟”。那么，在百分之三百甚至更高的利润面前，我们如何抵御这种诱惑？从哲学上的解释，解剖麻雀是一种方法论。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，就是对一种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剖析，就像把麻雀解剖一样，去看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与整体发生关系。结论可推广到类似事物。那么足球这只麻雀，解剖结束之后是否可以推广？各行业各色人等，在茶余饭后拿着足球当谈资的时候，可否扪心自问，足球的毛病，我们有什么？新华社记者 树文 李丽

杨一民昨天受审——

几度哽咽 悔不当初

一夜愁，白发伤满头！昨天，“变了样”的杨一民，在法庭上，痛哭流涕。忏悔，或许已经不能完全代表他的心境。面对兄弟姐妹和未到场的妻女，杨一民有种难言的苦。现在的他，只有一个愿望，今后能重新走上讲堂。

一行老泪

“由于对法律知识的不太了解，平时的人情交往中，没有想到这些属于犯罪。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，也对不起球迷对我的期望。”昨天的庭审，杨一民戴着黑框眼镜，面容憔悴，满头华发，他认为法庭的指控“完全依据事实”，希望法庭在判决时根据事实做出公正判决。“我知道错了，现在非常后悔、非常痛心，用什么办法弥补，我都愿意。”

悲恸！杨一民已经不能自己。几度哽咽，追悔莫及。这一年多来，他没有见到过亲属。昨天的庭审，见到坐在旁听席上的哥哥、姐姐、姐夫时，杨一民当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开始抽泣，最后坐到

被告席上的时候甚至痛哭流涕。

一个心愿

在足协官员里，杨一民独树一帜。学者型，是大家给他的标签。

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，杨一民读了研究生，他也是我国首批硕士。随后，杨一民在北体大任教，做过博导。多年来，他先后编撰19部书籍，后来还被南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。

“他在足球领域还是很有造诣的，也是我们国家复合型人才，在实践上他做过运动员，理论上他做过教授，是博导。”杨一民的律师王树静认为，如果不是涉案，杨一民的潜力很大。

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在法庭上，杨一民请求法庭给他一个机会，能从轻处罚。他主动提出，“如果早点出来，希望将来能到某所大学任教，或者是到有关机构服务，用我的足球知识做出一点贡献。”

记者 钟喆
(本报铁岭今日电)



昨晚，庭审后的杨一民被押上囚车

一场审判，从日出审到了日落。10小时30分，除了中间一个多小时休庭，杨一民始终站在法庭上。或许，对于杨一民来说，这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。-19℃，这两天，铁岭的气温不断下降。各地的记者们，始终守候在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。“杨一民是这批涉案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前官员，一定要采访到。”昨天早晨7时30分，本报记者抵达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。8时，法院西大门的入口已经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。押送杨一民等人的囚车于8时03分到达法院门口。杨一民身着039号囚服，戴着黑色眼镜，头发花白，于8时05分左右被带入审判区。中午过后，旁听庭审的球迷跑了出来，“实在太长了，听不下去了。”等候在门口的记者们，有些耐不住性子。几个人牵头，大家在法院门口，拍了一张合

一次马拉松式的审判

影，算是一天里的小高潮。下午4时，一位北方记者一头钻进了法院旁的小面馆。“赶紧吃口饭，一会儿采访完律师，就可以回去写稿子了。”饭只吃了两口，听到大门口一点风吹草动，他一个箭步冲了出来。一场虚惊之后，又跑回去把碗里另一半饭吃完。“还没审完，看样子控辩双方辩论比较激烈。这样的情况，不常出现。”入夜的铁岭，更加寒冷，冻得人直不起腰。不少记者陆续跑进了小面馆，几个熟悉的组成一个小团队，每人十分钟，轮流出来探动静。晚上7时许，一天的采访已经有点筋疲力尽。囚车突然发动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杨一民缩着身体，靠在车内一边。2秒钟后，囚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记者 钟喆
(本报铁岭今日电)